



# 中年 残暴

Zhongnian  
Canbao

老象◎著

人到中年，  
多少人越爱越成陌生人。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 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老象◎著

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 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中年残暴 / 老象著. — 昆明 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 
2012.5  
ISBN 978-7-222-09161-0

I. ①中… II. ①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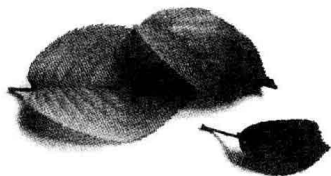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72191号

责任编辑：王绍来 汪 涛  
责任校对：乔月娟  
装帧设计：零三二五艺术设计  
责任印制：洪中丽

出品人：柯利明 李国靖  
选题策划：林苑中 周 强  
特约监制：林苑中  
特约编辑：周 强

|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      | 中年残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作 者       | 老象 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      |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发 行       |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地 址       |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邮 编       | 65003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网 址       | <a href="http://ynpress.yunshow.com">http://ynpress.yunshow.com</a> |
| E_m a i l | <a href="mailto:rmszbs@public.km.yn.cn">rmszbs@public.km.yn.cn</a>  |
| 开 本       | 710×980 1/1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     | 2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     | 250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     | 2012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     |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书 号       | ISBN 978-7-222-09161-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     | 29.00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# 目录 Contents



## 序幕 分飞燕

有些男女关系的地带，是谁都明白，却谁都不愿将自己与其联系到一起的。平日拿别人的事当段子说，怎么玩赏都可以，但倘若那种事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，恐怕谁都没正经做过思想准备。这种回避心态，大概就如同谁都不会考虑自己意外死亡的可能一样。

陌生女人的电话 \ 001

茶馆密谈 \ 004

捉奸 \ 010

另一处茶馆的幽会 \ 014

不同的表演境界 \ 018

办公室内的猝然变故 \ 028

摊牌 \ 040

余波难了 \ 046

大聚会便是大分手 \ 051

快速重组与各奔东西 \ 055

## 第一幕 孙健

跟女人之间的承诺，应该分情形来看待和执行。有的需要当真，有的就不需要太当回事，只要有合适的借口，即可将其变成一句空话。孙健想到这一层上，感到自己学问大长。

见面就定在了当天晚上，一家较高档的酒店。孙健想，太豪奢了也没必要，那反倒显得不够自然。

老六与酒 \ 061

---

关于相亲 \ 065  
红英 \ 070  
山驴 \ 075  
“苟富贵，勿相忘” \ 083  
秘密特工 \ 089  
单亲孩子的折腾 \ 095  
万副市长的小麻烦 \ 101  
小泳的怀孕事件 \ 106  
重逢便如至交 \ 110

## 第二幕 孟西娟

离婚后的形象就变得复杂了，除了依旧是一名业务牛人之外，还成了一个看不住男人的被遗弃者，一个风韵犹存的单身女人，一块谁都有资格向往一下的唐僧肉。

有没有搞错呀，原来自己竟是一个总急于帮助领导进步的人。

那些骚扰与暧昧 \ 117  
职业是个大课堂 \ 125  
前夫以及上司的想法 \ 128  
相亲中没有免费午餐 \ 136  
老同学更能折腾 \ 142  
犹如天意 \ 152  
充满畅想的日子 \ 158  
突如其来的晋升 \ 163  
有些恩怨需要了结 \ 167  
有些事情却一定会发生 \ 173

# 中年残暴

ZhongnianCanbao



## 第三幕 陆宽

做生意的人就这样，闲不下来，有客户对付客户，没客户就折腾自己，哪怕找个女人来当山头攻克一下，也总要有个可征服的目标，以体现自己的曲不离口拳不离手。而在陆宽的感觉中，不愿消停下来的原因则是不情愿独自面对自己。

秘密特工的新使命 \ 177

再婚之家的风景 \ 184

下海 \ 192

涉市之初 \ 197

做铜的林老板 \ 205

外地女人小魏 \ 210

围标 \ 213

发明家老沈 \ 222

合伙人小梁 \ 227

冷笑 \ 232

## 第四幕 李露

李露进入了一个逻辑上的怪圈：当初自己忠实于感情，嫁给陆宽，应该不能算有错；但现在陆宽对自己不好，却肯定是有错；所以当初嫁给他，便也就有错……那么自己到底错在了哪里呢？她纠缠在这把头绪里面，实在无法挣脱。

没完没了的对比 \ 235

追杀与挽救的疲惫生涯 \ 239

不堪流连的办公室 \ 24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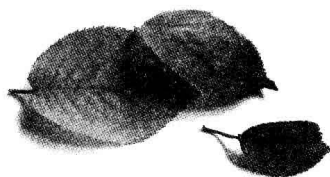
真相已不再令人震惊 \ 256

好友小苏 \ 261

女酒陪 \ 266

迷上登山 \ 271

# 目录 Contents



“净土”中的波澜 \ 279

网恋未遂 \ 287

外遇教学实验 \ 291

## 终场 乱世间

一狠心便成千秋业，这是陆宽如今唯一要恪守的信条。

“其实自古以来很多时候的很多人，都是在一边做着违心的事，一边怀揣着一点模模糊糊的梦想苟活着。所以，要是再没点真实的感情，大家的生活中还能再剩下什么呢？”

跟上他 \ 295

风暴即将来临 \ 299

小泳都做起了地产 \ 304

一定要搞到地 \ 310

重逢便是温馨 \ 317

有人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\ 32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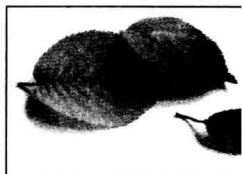
也有人做了不情愿做的 \ 330

监狱离你很近 \ 333

有的孩子总会习惯性失踪 \ 336

山林之夜 \ 342

# 序幕 分飞燕



有些男女关系的地带，是谁都明白，却谁都不愿将自己与其联系到一起的。平日拿别人的事当段子说，怎么玩赏都可以，但倘若那种事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，恐怕谁都没正经做过思想准备。这种回避心态，大概就如同谁都不会考虑自己意外死亡的可能一样。

## 陌生女人的电话

一家酒店门前，孙健跟几个刚认识的人走出来。脸上皆带点酒意，但不重，更多的是严肃中透着些无奈。

有人上卫生间没出来，大家站住了等。对方中的一位便插空讲起个段子。

说有一天津人，路上碰一邻居，就用方言问道，大哥，揍（干）嘛去？邻居答道，丧（上）法院。丧法院揍嘛？打官司。打官司？原告被告？原告。原告好，牛逼！牛逼嘛，你嫂子让人强奸了。

一阵轻轻的哄笑。尤其最后一句，用天津方言慢吞吞说出来，风味格外地道。

随之有人叹道：“咱们也是他妈的原告，这不也愁得跟什么似的。”

孙健道：“这段子还有个续集，你们知道吗？”

都说不知道，包括刚才讲得眉飞色舞的那位。

在大家期待的目光中，孙健刚要开口，兜里的手机却响了，掏出一看，是个没见过的号码。

孙健侧下脸说声不好意思，将手机放到耳边：“你好。”

“您好，请问您是孙健先生吗？”对方是个女人的声音。

“是我。您哪位？”

“我叫孟西娟，是二院的大夫。”对方近乎一字一顿地说，“很不好意思打扰您。我希望，最好能见您一面。”

“哦，孟大夫，你能先大致说一下，有什么事吗？”孙健不无狐疑，同时慢慢跟身边人拉开些距离。

“嗯，电话里确实不太方便说。我再讲一下我的另一个身份吧，我丈夫叫陆宽，是你妻子李露的同事。这样，我们也该算是，有些间接关联了吧。”对方说。

孙健略一皱眉，随即匆忙说了声：“你先稍等一下好吗，我马上给你打回去。”

说罢扣了电话，转身再次对那几个人道歉道：“实在不好意思，我有点小事。你们先走吧，我随便打个车就到家了。咱们随时联系。”

那几位还要强调等会儿无所谓，并打算让他上车送上一段。他却更坚持，解释说双方本来就不顺路，实在不用麻烦了，自己走几步就到家。

那几位只好不再勉强，轮流与他握手，然后又拱手道，那事可全都拜托孙哥了啊。

孙健忙举起两只张开的巴掌道，我尽力就是，一定尽力，一定。

几位这才上车离开。

孙健目送他们远去后，又拨通方才的来电：“孟大夫，我现在没事了，您请讲吧。”

话筒里却没了声音，以至孙健将手机拿到眼前看了看，又放回耳边，过了一会儿，才听对方道：“我现在能说的，刚才都已经说了。其他的事，咱们见面后再谈，好吗？”

孙健越发皱眉，不自觉地又将手机拿到眼前看了看。想了想，还是跟对方磋商起了见面地点问题。

经几番“互为对方考虑”后，终于定在距此不远处的另一个茶馆。

“那咱们一会儿见。”孙健说罢挂了电话。

看看时间，估计这个孟大夫赶过去也得一会儿，而孙健即使走着过去，时间也宽裕得很，他便转身走向附近的另一条小街。

在他看来，这算是散步，纯为消耗时间。尽管跟常人相比，他走得仍算很快。

从他的步伐里，能看出当年从过军的痕迹。

方才的电话搞得他有点蒙，不知这女大夫所为何来。但要说此刻一点预感或猜疑都没有，也肯定不真实，只是孙健眼下绝不愿往别的地方多想。毕竟有些男女关系的地带，是谁都明白，任谁也不愿意将自己与其联系到一起的。平日拿别人的事当段子说，怎么玩赏都可以，但倘若那种事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，恐怕谁都没郑重地做过思想准备。这种回避心态，大概就如同谁都不会考虑自己意外死亡的可能一样。

“你嫂子让人强奸了”——方才那个段子里的台词，无端地从脑袋里慢吞吞飘过。

孙健冷笑一下，心想，我摊上的莫不会是——你嫂子跟人通奸了……

这是2000年的一个秋日下午，西山市的一条小街上，走着一个身着便装、无所事事、神色中带着些干部模样的中年人。他边走边抬头看天，频频做出一种调整呼吸、排除杂念的动作。

附近的小胡同墙边坐着些老人，在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。

有个妇女领一个学龄前男孩擦肩而过，正连声批评孩子今天学琴不够认真，孩子则一副左耳进右耳出的样子，只顾吃手中的雪糕。

还有个收废品的乡下人推辆自行车，用个电喇叭在不断重复一段录音：

“回收——彩电——冰箱——洗衣机——微波炉……听得人无比烦躁。

一个衣着挺暴露的女孩站在一个发廊门口，正无精打采地四处张望，身份十分可疑……

孙健忽然发现，在这条街上走了半晌，竟没见到一个跟自己岁数相当的

男人。

看来在这种时间里，能像自己这么悠闲的真是不多。

## 茶馆密谈

茶馆的一个小单间里。服务员端上茶后，无声退下。

孙健看看坐在对面的孟西娟大夫，倒是个挺干练的职业女人，样子也过得去，只是不像同龄女人那样精心化妆，显得脸色中有些憔悴。

孟西娟则不无窘迫地先笑笑，说道：“实在不好意思，我都不知该怎么说起。不过我想，你是不是能猜到一些，我找你的动机？”

孙健同样略显艰难地说：“你还是，随便说吧，没关系。我什么事都见过，你无论怎么说，我都能接受。”

说罢，似乎为辅助自己这句话，他也咧嘴笑了笑。伸手摸摸兜里的烟，但又把手缩了回来。他不想让“二手烟”污染这狭小的空间。

孟西娟停顿片刻后，眼睛看着桌面说：“是这样，前天我上班的时候，接到个电话，是个女人打来的。但不说她是谁，只是说了一些，关于我丈夫和你妻子的事。”

孙健问：“是打你的手机还是座机？”

孟西娟说：“座机，别人把我叫过去的。我们那种科室里的办公电话，都没有来电显示，所以我也就不知道对方的号码。”

孙健道：“知道也没用，既然是匿名打来，用的一定是公共电话。她都说什么了？”

孟西娟轻轻向下扯了扯嘴唇，似乎不知该如何启齿，或是在选择适当的措辞。

孙健又笑了：“这有什么好为难的，反正我们都是当事者，谁也不是局外人。我们现在不是完全平等的身份吗？你都已经知道的事情，我还有什么不好

接受的？”

孟西娟再次笑笑，这次有点强作欢颜的意思：“她说，你妻子李露，跟我丈夫陆宽，已经有好几年的情人关系了。学校的同事间全知道，只是现在的人都不愿多事，才没人告诉我。”

孙健脑袋里好像有根弦被人轻轻碰了一下，发出了“铮”的一声——余音经久不散。

这根弦是方才刚刚拉到那儿的，尽管原本并不希望被碰响，但结果，还是响了。

停了一会儿，孙健才又问：“这么说，她也是三中的教师？”

“我猜应该是。”孟西娟说。

“那么，既然别人都不讲，为什么只有她会告诉你呢？”孙健又问。

“她说，她见过我，感到我这人太善良，不忍心让我一直蒙在鼓里，才特意告诉我的。但我也不必关心她是谁，只要知道这事就行了。”孟西娟说。

“她见过你，她又能知道学校同事们知道的情况，这就等于说，她也是同事之一。”孙健慢慢分析着，“起码她希望你意识到这一点。”

“我想是的。”孟西娟恍悟般点头。

“那么，她这么讲，有什么证据吗？”孙健问。

“她说，李露跟陆宽就坐对桌，平时在办公室里说起话来，表面看似平淡无奇，其实跟正常同事间讲话的味道绝不一样。还有人看到过，他们曾在走廊自以为没人的地方拉拉扯扯。”孟西娟说。

孙健无语……

前一条乍听似乎像是八卦者的别有用心，但现在的人在男女关系上一个比一个有经验，全都是甄别暧昧的老手，所以也很可能不无道理。而后一条，就更有可能是欲加之罪——他俩所在的办公室一共就四个老师，平日轮流上课，肯定少不了单独相处的时机，真要有那事的话，还用得着跑走廊上去吗？

总之，若是心宽的男人，对此完全可以不往心里去。只是，孙健眼下还想再听下去。

“还有呢？”孙健问。

“还有，就是他俩经常在吃午饭的时候同时消失——因为教师可以在学校食堂吃饭，也有回家吃的。但经常同时不在，明显就有问题。这个打电话的人就猜测，当教师的恐怕没多少钱出去开房间，所以肯定不是去了你家，就是去了我家。”孟西娟说。

孙健扭头看看房门，伸手把烟掏了出来。

“对不起，孙先生，你是不是有点接受不了？”孟西娟说，“我毕竟已经被折磨过两天了，而你突然听到这么多坏消息，还要面对我这么个初次相识的人，一定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。”

“真的没什么，你请继续讲。”孙健点上支烟，甚至还笑了笑，“你用不着特别为我考虑。”

“其实，我倒是很希望你说，你妻子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，那个打电话的人全都是恶意挑唆，那我也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你的说法，至少在短期内，不再提这事了。”孟西娟说，“毕竟，那个打电话的人，对我而言毫无可信度。而你眼下就在我面前，听说你还当过兵，目前是公务员，应该更值得我信任。”

“哦，我的情况你怎么会这么熟悉？”孙健问。

“也是打电话的人告诉我的。”孟西娟苦笑一下，“她说，我最好能找到你——就是李露的老公——交流一下，把双方掌握的一些情况加以对照，就会得出更明确的结论。然后她就你的手机也告诉了我。”

孙健点头：“看来，这个人是经过了周密策划，才终于促成我们的见面。”

孟西娟道：“好像很荒唐是不是？我们两个从未见过面的人，第一次认识就这么坐在一起，谈论双方的配偶是不是有问题。本来这么私密的话题，对最好的朋友都可能不会讲的。”

孙健也只好苦笑，掐灭手中刚抽一半的烟，却随手又点上一支。

他开始回想最近出现在妻子身上的迹象。这么成心一琢磨，果然便发觉到

处都有些蛛丝马迹。比如李露这两年爱愣神了，有时甚至会傻乎乎地独自发笑，好像心里另搁着个远处的什么东西似的；还有时，会在中午快下班时给自己打电话，问这问那的瞎扯上一通，如今仔细想来，中心意思无非就是绕着弯问孙健中午回不回家吃饭。但那样的日子，往往都是孙健早就说过出远门了，比如到了外县之类的。眼下有了另一种看问题的前提，顿时便有了最合理的解释：必是探风无疑！

孙健轻轻摇头，想自己真是太粗心了。当兵出身的人，做事就喜欢简单化，甚至包括跟老婆上床。对此李露早年曾深表不满，她喜欢那种闭上眼久久陶醉式的状态，最好事后还能陪她说上半天废话，而不是快刀斩乱麻，只顾男人自己尽兴。

那么，如今她难道从别人那儿找到真正的和谐了？

烟卷在孙健手里变成了粉末。

小茶室里已彻底乌烟瘴气。

“咱们先把最近的日子回忆一下吧，”孟西娟说，“就说最近这几周，我周四到周日上夜班，白天在家。而我在家就会做饭，他没有理由不回来吃现成的。所以，在这几天里他们应该没有机会。而我周一到周三上白班，全天都不在家，有事的话，也只会发生在这几天。”

“上周的这三天里，我周二到单位去了，李露也就会回家。”孙健同样回忆起来。

“为什么你到单位去，她就会回家呢？”孟西娟对他的这种说法不明白。

孙健只好解释说：“我在单位属于被挂起来的那种人。这些年部队转业下来的太多了，像我这种有点级别的，只能到政府当公务员，而政府虽然把我们接收下来，却没那么多事给我们干，只好轮岗，其间待遇不变。这两年我就是如此。”

“那你好悠闲。”孟西娟不无羡慕地说。

“嗨，一个大男人，谁愿意成天无所事事。李露成天在家挖苦我的也就是

这一点，好像她有个班上着就比我高大了多少。”孙健无奈地解释几句，又回到刚才的话题上，“平常我每周都要到单位去两次，了解一下工作动态，也表明没有被单位忘记。这样转一圈出来，基本就快到中午了，我就会回家做饭，李露也就没理由不回来。而在其他时间里，我的行动往往就很不规律了，无论什么朋友一叫，我都会去帮忙，别说中午，连晚上都经常不回家住。但晚上孩子会放学回家。”

“明白了。”孟西娟点头，“那么还剩周一和周三。”

“这两天里，如果像打电话的人说的，他们之间有问题，那就有可能见面。”孙健道。

“会到谁家去呢？”孟西娟问。

“应该是你家的可能更大。”孙健道，“我出没无常，备不住就会突然回家。而你在医院，中途回家的可能性，是不是很小？”

“是根本就没有过。在别人印象中，我绝对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。其实我只是做事太傻了一点，好像少了我地球就不转。”孟西娟摇头自嘲道，“难怪我有时睡在床上，会闻到一种若有若无的香味，而且这两年陆宽洗床单的次数也明显多了。我都说他怎么比我这当大夫的还讲卫生。”

沉默片刻，孙健缓声道：“今天是周二。”

孟西娟马上明白他的意思，神情登时变得有些古怪。

“这周你还是那么上班吗？”孙健问。

“是，但昨天中午，陆宽好像带一个人到我们医院去看病了，说是他们校长的一个什么亲戚，我还给他专门联系了一个专家。”孟西娟道。

“他倒是挺会密切联系领导。”孙健道。

“他在这方面的确很用心。有次跟他们同事吃饭的时候，有人都说，陆宽下一步就是教导处主任了。”孟西娟道。

“昨天中午陆宽有事，今天我虽然有个饭局，但因为是临时的，快到中午了才给李露打个电话说了一声，还让她埋怨了两句。所以他们也该来不及约定碰面。”孙健慢慢推断道，“那么，他们在眼下的这个星期里，能利用的时

间，只剩明天中午了。”

刚说罢，脑海中便闪现出一种情景：两个一周未能独处的男女，躲过公众的眼睛，悄悄溜过楼道，关上房门，随后便如干柴烈火般滚到床上……

孟西娟与他无言对视。

两人忽然同时有种很奇怪的感觉，跟眼前这位怎么才刚认识的人就像老搭档一样，做起了认真细致的工作分析？而且还都那么平静，好像在研究一个跟自己毫无关系的案子一样。

又沉默半晌后，孟西娟终于低下头，仿佛自语道：“我这两天反复想了很多，我到底该怎么做？难道我该像很多妇女那样，到老公单位去大吵大闹吗？那是不是也太小市民了？”

孙健道：“我看，你这样想，本身就有点知识分子的迂腐。明明是别人的不对，你还怕自己哪里做得不合适。”

孟西娟道：“没错，我这些年在单位里，从来都不会争取自己的利益。”

孙健道：“我们应该客观看待眼前的事，首先，问题出在他们身上。我们眼下需要做的，就是收集他们不正当关系的确凿证据，然后再考虑别的。”

孟西娟忽然皱眉道：“你说，会不会是这个打电话的人，跟李露和陆宽两个有什么恩怨，而故意陷害他们呢？”

孙健道：“这毫无疑问，你当然没必要相信那人说的什么只是看你太善良之类的鬼话。但话又说回来了，那人跟李露和陆宽的关系，对我们来说不重要。我们用不着管那人是卑鄙还是道德，只要行使我们的正当权利就够了。总不会是，一旦我们揭破了李露和陆宽的不正当关系之后，会对什么高尚事业的进程产生影响吧？”

孟西娟轻轻仰面苦笑。但过了会儿，她又关切地问：“假如，我们真的看到他们在一起，你不会因为过于激动，而导致对他们的伤害吧？”

孙健道：“怎么？还心疼你老公啊？”

孟西娟疲惫地摇头：“我只是，不希望你违法。”

孙健道：“我明白，跟你开玩笑的。虽然我练过，但从不打人。”

## 捉奸

次日，上午十一点半。孟西娟在医院跟同事打了个招呼，说家里有点事，要提前回去一会儿。有同事便开玩笑说，孟大夫你也有请假的时候啊。孟西娟只好摇头不语，心想自己多年培养的敬业形象，就这么被破坏掉了。

来到医院门前，一辆停在路边的轿车响了一声喇叭。

孟西娟定睛透过玻璃一看，正是孙健。

右侧的车门也轻轻打开，她赶忙上车。车子轻轻启动，向前驶去。

据上午孙健在电话里说，车是他借朋友的，两人一起活动，应该有个交通工具。本来孟西娟是打算骑自行车回家，但孙健说，总不成我也弄辆自行车，一起稀里哗啦地赶往你家吧？那得多大目标！孟西娟听后笑了，随即又觉得自己笑得不正常。眼下这是在跟另一个男人一起回自家捉奸，难道是什么好玩儿的事吗？

车到离孟家不远处停下。

从侧前方看过去，恰好可以观察到进入小区的每个人。而他们躲在车里，除非有人过来凑近了看，否则谁也认不清他们的面目。何况以那两人的经验，应该也绝不会想到，这辆车里竟藏着他们的各自配偶。

看看时间，还早。以孙健的推断，中学十二点下班，那两人恐怕还要再玩点时间差，外加分头行动，那么最终全部赶到孟家的时间，该在十二点一刻至三十分之间。

孙健从后座上拎过一个塑料袋，里面是一兜小笼包和两瓶水。“咱们就这么解决午饭吧。”

孟西娟忙道：“不用不用，我一点都不饿。”

孙健淡淡地说：“饭总要吃嘛。”

孟西娟随即也觉得自己的借口没道理，而从孙健的话里，似乎还听出了一